

刘庆邦短篇小说

(1995—1997)

编年卷三

平地风雷

刘庆邦

非外借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上海文艺出版社

刘庆邦短篇小说

(1995——1997)

编年卷三

平地风雷

刘庆邦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刘庆邦短篇小说编年. 卷 (三), 平地风雷/刘庆邦著.-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7

ISBN 978-7-5321-6366-3

I. ①刘… II. ①刘…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7114号

发行人: 陈征

责任编辑: 谢锦

封面设计: 丁旭东

书 名: 刘庆邦短篇小说编年. 卷 (三), 平地风雷

作 者: 刘庆邦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 刷: 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9

插 页: 2

字 数: 202,000

印 次: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366-3/I · 5085

定 价: 40.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404766

目 录

新匪	001
三月春风	015
兄妹	030
小呀小姐姐	044
人生序曲	056
泥沼	069
群众演员	084
远足	099
离婚	114
心事	128
阳光	143
人畜	156
鞋	170
少男	184
种高粱喂鸽子	197
平地风雷	212

五月榴花	227
红果儿	242
野烧	258
打手	272

新 匪

大平原上有个小村庄，庄子里生长起一个年轻人，名字叫成。成的父亲没了，母亲也没了，只好跟着哥嫂过活。成是父母遗留在责任田里的一棵苗，哥嫂对他有一眼没一眼的，不大负责任，长得有些弱，像个书生。

成知道，父母是被人家气死的。他家的房原来在庄子里，房前有水塘，塘里长年有鱼；门后有杏树，麦黄时金疙瘩一样的杏子结满一树。这样的房宅被人称作有风水，占得如此宝地的人家后人是会发达的。父母狠省紧攒，把泥墙草顶的旧房拆了，在原宅打下深深的砖石基础，建起了新瓦房，他们认为这样一来就把风水坐牢了，谁也动摇不得。不料村长有了动议，要在新瓦房处盖小学校，大概取风水均沾之意。村委会干部赞同村长的意见，他们在村庄一角低洼处指了一块地方，命成的父母搬迁到那里去。父母不愿意搬，他们派青壮蛮汉上房揭瓦，强行把新房拆烂了。成的父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刚把洼地垫平，将房子重新搭起，村长又以规划宅基地为由，再次命他们家拆房。这回不再牵涉风水问题，因为成的父母对村长怀了仇恨，声言要报仇，村长的意思，大概是要把他们家对村干部的仇恨添加得再深一些，大一些，看看这家人报仇怎么个报法。村长索性把他们全家撵到村

外的野地里去了。村周围有小溪，溪里流的是附近长河里引过来的一股活水，活水等于绕村庄画了一个圈子，别人家都在圈子里，他们家独独地被抛在圈子之外。几经折腾，成的父母伤了财也伤了人，快过年时，父母相继死去。父母临死时，都是肚子里结死块，死块结得又大又硬，像生铁。同样，因含有化不开的恨，父母死时都大睁着眼。成记得很清楚，哥要把父母的眼关上，父母好像很坚决，哥怎么也关不动。哥越关，父母的眼睁得越骇人。

小学校在成家原来住的地方盖好了，成听见丁丁的铃声和小学生哇哇的读书声，没人送成去上学。成一天学也没上过。成家迁到村外的房子两面临庄稼地，成出门一拐，就到庄稼地里去了。夏天，他坐在麦棵里揉麦仁儿吃，秋天，他钻进玉米地里啃生玉米，有时他在庄稼地深处睡着了，到了吃饭时间，或者入了夜，也没人找他。成好比野丝瓜秧上结的一根小丝瓜，得风日，也得雨露，人们不经意间，“丝瓜”竟长长了。

成的哥哥虽然没能把父母最后的眼睛关上，但他觉得睁大眼睛除了得罪人，没别的用处，他在心中已替父母严严地把眼关闭上了。他接受了父母的教训，学会见人先看人家的脸色，得了好脸面他感激，别人脸上稍有不悦，他赶紧就躲开了。在改善和村长的关系方面，他也做得很主动。有事无事，他愿意到村长跟前凑一凑，抓空子就给村长上一颗烟。瞅见村长家什么体力活儿，不等吩咐，他就干上了，干得汗流满面也舍不得擦一擦。村长难免对成的哥哥谈到成的父母，村长对他们的评价是“死脑筋”。他表示非常赞同村长的说法，也说“死脑筋死脑筋”。渐渐地，村长对成的哥哥也有评价：人又老实又有眼色。村长对人的评价

在本地是有影响力的，接着就有人给他提亲，使成有了嫂子。

成与哥哥的处世方法有所不同，既然家在村外，他极少到村子里去，从不与村长为伍。他长成一个高挑青年了，仍不大为人注意，有人几乎忘记了成的存在。成走路低着头，样子有些懒散，又像是有些自弃。听见有人迎面走来，他早早地就贴了路边，头垂得更低些，没有人能看到他的眼睛。酷热天，过路人会到他家讨口水喝，若是碰上成在家，成把水缸及水瓢给人一指就完事了。喝过凉水的人觉得痛快，想给这位年轻人搭句话，问成多大年纪，又说成男生女相，将来准有福气。成把眉眼躲避着，神情像是很羞怯，口里讷讷的，谁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成这样的状态，被村里某些人说成没血性，还有人说得更粗鲁更难听一些。说这样话的人也是和村长挟嫌，他们本来对村外那弟兄二人抱有很大希望，以为他们在继承父母遗志方面会有所作为，没承想一个在村长面前摇尾，另一个缩憋得如被人抽了脊梁子，全成了废物。后来人们把原因归到风水上，说这家人被村长断了风水，只能如此。到底还是村长厉害，一刀就把这家人的前程断送在根本上了。

后来发现成有所变化的是村里那些初长成的女孩子，那些女孩子和成的年龄大小差不多，处在这样年龄的女孩子对年龄相仿的男孩子有着天然的敏感和异乎寻常的发现力，她们去赶集路过成的家门口时，只把成瞥上一眼，就发现成变了。成的腰杆挺起来了，挺得笔管般直。成的神情沉静而忧郁，无声一笑是他，笑过之后摇头也是他，看来他是一个有心人了，他的心已经不简单了。大胆一些的女孩子还看到了成的眼睛，他的眼不浅，眼形很好看。他的目光不再是游移和卑微的，谦和之中透出成熟和自

信。本村出了一位中学校长，他们在校长的眼睛里看到过类似的目光，支持着校长这样目光的是他自己的学问、地位和别人对他的尊敬，没爹没娘的成，仗的是什么呢？

本村的一些小伙子，也注意到了成的非同一般的目光，他们在成的目光里看到的是坚定和强硬。这种目光如同兽物之间传达出的一种信息，有着神秘的召唤和凝聚的力量，一下子就把小伙子们吸引到他身边。他们跟成谈到新近发生的一些事，成只是静默地听，很少说话。成即便开口，也不过三言两语。可谁都承认，成的话简短有力，有独到见解。成和这些小伙子还是不合群。白天他们找成，成老是在睡觉。晚上他们找成，成已经出去了，连成的哥嫂也不知成干什么去了，只说成往南边去了。南边是另一个省的地界，那边的人尚武，私开了不少武堂子，难道成人了武道？等再见到成，有人就问他，是不是到南边习武去了。成只是笑笑。问话的人得不到确切的答复，就暗暗地观察成。成和哥在地里杀高粱，杀倒的湿高粱扎成大捆，微胖的哥扛起两捆累得呼哧大喘，看上去有些瘦弱的成扛起四捆却健步如飞。围绕村子的那条小溪，一般人过溪都要走村前村后的小桥，而成轻轻一个剪蹦就跃过去了。观察成的人得到这些还不够，趁成不防，猛地从后面把成连胳膊抱住。不知成使了什么手段，成车转身时，那人已龇牙咧嘴被弄翻在五尺开外的硬地上。人们的猜测得到证实：成身上不仅怀了武功，且功夫已经不浅。他们很想让成当众露一露，打一趟拳，或弄一套棒。成只是摇头。

至此，村里的姑娘和小伙子们似乎明白成为什么有那样的目光了，一个人的本事身上有，心里有，眼里才会有。眼里有了，脸上自然就有了，人活两只眼，眼就是脸，脸就是眼。人们

对成开始另眼相看。按多年流传下来的习惯，他们愿意把成这样一个长身青年和戏台上的武生类比，武生扮演什么样的武将，他们又愿意把成和武将来联想，这样越发把成看高了。这村落成也有几百年了，百多年前，本村也有武堂子，据说那时村中青壮男人个个武艺在身，令远近的土匪闻风而避。邻村都建寨筑墙，只有这个村绕一圈小溪就够了。当年这个村的村民何等神气。听说成悄悄练武，村里人像是得到了启示，觉得本村的光荣传统是应该发扬一下了。这是因为，近年来这里治安情况很不好，时常有抢劫、绑票和杀人案发生，就在前天，邻村一位村长家的黄牛被两个蒙面人牵走了，黄牛刚生下小牛不久，小牛走得慢，母牛恋犊，频频回首呼唤，结果把村长唤醒了。村长追出去刚要把黄牛夺回，蒙面人之一回头用脚一点，村长的腿骨就断了。案报上去了，报上去就搁下了，比这样大的案都积了不少，何况两头牛一根腿骨。别说区区村长，连堂堂乡长那些强人都敢抢。上个月乡长为父亲举丧，收礼重一些，当晚就有两个蒙面人穿堂入室，把明晃晃的尖刀指在乡长耳门，让他把所收的两万多块钱全交出来。乡长交了钱，持刀的人不罢休，还是在乡长脸一侧用刀尖打了错号。别管村长乡长，要是会些武术，铁硬不怕锤硬，料歹人也不会轻易得手。如今公共治安靠不住，只能靠自己保护自己，学点保家本领是必要的。有年轻人相约把在家睡觉的成堵住了，要拜他为师，跟他学武。成矢口否认自己有什么武功。人家一求再求紧了，成说，穷习文，富习武，习文我一字不识，习武我一文不名，文武都与我无缘。我土生野长，有口饭换一口气，没一口饭连口气都没了，习武有什么用！成一席话句句在理，把三五个要拜他为师的青年说得无话可说。师虽没有拜成，他们已领教

过了，并在心里认定，成在哪方面都堪称一位老师。

最先发现成有了变化的那个女孩子叫慧，慧在本村一位极富经验的老媒婆子面前提到成。媒婆子一听就明白了，但她装作耳背，没有听到，或听到了瞎打岔，任慧把成提到一遍又一遍。到后来媒婆子才把主题总结性地点破：成成成，不就是成吗？我看准成。慧的脸一下子红透了。这地方讲究给媒人吃红鲤鱼，媒婆子打量，红鲤鱼她是吃定了，一个缺爹少娘的孩子，没人亲没人疼的，一个胖胖大大的姑娘却相中他了，这真是天大的好事。一日好天，媒婆子指人捎话，让成到她家去一趟。话捎到了，成没有到。媒婆子只好亲自出马，把话先过给成的哥哥。成这天正在里屋睡觉，把媒婆子的话全听到了，他出来谢过媒婆子，请媒婆子别费这个心了，他一辈子不打算结婚。

送上门的媳妇不要，喂到口边的肉不吃，这事奇大了。媒婆子愣怔了一会儿，问成：“你这孩子傻吗？”

“我傻。”

“我看你的样子不像个傻孩子。”

“我是个傻孩子。”

“人各有志，你是不是有别的志？”

“没有。”

哥有些急，劝成赶快把好事应承下来，他会帮成盖新房，建新家，说这样才对得起死去的爹娘。

成把哥看了一会儿，好像把前前后后看远了，看得当哥的有些发虚。成对哥说：“家是你的家，房是你的房，你要是嫌我，我现在就走，永不回来！”

哥一句话也不敢说了。

倘若这门亲事一说就成了，慧可能会拿一点乔，并计算到未来日月，陷到一些具体事情里去。得到的回话是成一辈子不打算结婚，这让慧姑娘有点犯寻思，她想，不结婚之说不过是一个托词，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成看不上她。她很想知道成哪点看不上她，要是成不说出来，这事不能算完，要是成说差了，这事也不能算完。慧觉得自己受到一点打击，这打击使她犯了乡下姑娘常犯的执拗劲儿，非要来个刨根问底不可。有一天，慧假装跟成的嫂子借一件东西，看见成狠狠瞪了一眼。成笑了。慧看见了成的笑，以为成嘲笑她，心里有些恨的，她差不多把成当成敌人了。成家屋侧有块玉米地，夏秋之交，玉米长得很茂盛。慧躲在玉米地里等成，在一个炎热的午后，慧终于把成等到了，她上来就问成：“你说，我哪儿不好？”

成说：“你哪儿都好，是我不好。”

成这样回答是慧没有想到的，她说：“那你为什么……你怎么不好，我看着你好。”

“你看我哪儿好？”

“我不说。”

“我真的不好，以后你就知道了。”

说到以后，成把目光躲开了，仰脸往上看，目光越过玉米梢子，看天上的一块云。云是动着的，一会儿就移远了。

慧说：“我看你心里有事儿。”

慧的话让成吃惊不小，他眼里倏地闪过一道强光，看清站在面前的是慧时，目光才柔和了。

“别人都这么看我吗？”

“别人我不知道，反正……你刚才眼一瞪，吓我一跳。”

“是吗，真对不起！”

成离慧近一点，两个指头捏肥螃蟹似的捏起慧的一只手，像是衡量了一下，说：“这手多好，肉乎乎的。”

慧猛地把手一蜷，收回去了。

慧这样的动作，对成似乎有某种激发，他说：“我真想把你按倒在这里。”脚下刚好有一块空地，空地上有软草。

慧不禁往后退了退，说：“你别吓唬我，你不敢。”

“我怎么不敢，我敢干的事多着呢！我把你按倒你会怎样？”

“我喊。”

“我用你的裤衩把你的嘴塞上。”

“我咬你。”

“咬你自己的裤衩子去吧。”

慧难免把成说的情景想象了一下，脸上臊得不行，她生气地说：“你怎么这样说话，这不像你说的话。”

“我说我不好吧，你不相信，这下你信了吧？”

慧把成上上下下打量一番，还是不能相信成说自己不好的话，成的话是有些粗野，但他只是说说，并没有真的动手，要是成真的动起手来，她喊不喊还在两可之间呢！

有关成的事情，村长也听人说了一些。村长心里留下一个又一个记号。一日，村长骑车从乡政府回来，碰见成迎面走过来。村长把应有的尊严端着，当然不会搭理成。不料成把脸侧向一边，也不搭理他。这让村长有些不能容忍，人已错过了，他又哗啦从车上翻身下来，把成叫住了，问成是不是叫成。

成承认是他。

村长又问成认识不认识他是谁。

成说：“大村长嘛，谁敢不认识！”

村长听出成话里带刺，很不顺耳，看来这小子头上真长出角来了，不把他的硬角掰掉，他当真不知道村长是干啥吃的。

“既然认识，为什么走碰面连招呼都不打一个？”

成皱着眉，像是想了一下，说：“村长忙，我怕耽误你的公事。”

“这还像句话。”

可村长并不认为成服软了，成眯着眼跟他说话时，他分明从成塌矇着的眼皮一角看到里面闪射出来的仇恨和凶险的锐光，这锐光几乎让村长打了一个冷战，他马上想到成的父母说过的要报仇的话，难道种子埋在这小子心里了？有那么片刻，村长有些犹豫，差点想放成一码，跟这孬种和解算了。但村长作威毕竟成了习惯，有人想冒犯他的习惯，他觉得很不舒服，有些烦躁。村长一烦躁，脸子就黑丧下来了。

“听说你在练武？”

成反问村长听谁说的。

“别管听谁说的，你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清楚楚。你练武是什么目的？是不是对社会不满？”

成否认他在练武，并说他对社会很满意。

村长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路，他不管成承认和否认什么，只管按自己的思路走下去。

“私下里练武等于扰乱社会治安，你可知道？”

成有些忍不住了，他问村长打算把他怎么办。

村长说：“怎么处理，这要等村委会集体研究决定。”

成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可是，他向村长走过去，走得离

村长很近。村长的脸色不大对劲，他问成要干什么。

成的神情有些郑重，他问：“村长，我做过对不起您的事吗？”

村长没有回答。

成又问：“我做过对不起咱村村民的事吗？”

这次村长回答了，他的回答是：“问你自己。”

成说，既然村长让他问自己，他不能不说几句。他说，他早就问过自己了，他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村长和本村村民的事。他虽然没有了父母，但他在这个村长大了。长大后，他一直很小心，不愿得罪村里每一个大人孩子。人在一处，难免磕磕碰碰，他的办法是把自己扔到一边去，什么事情都躲得远一些，比如他从不到人多的地方去；比如别人都是白天干活，他常常夜里干活等等。他只能做到这样了，要是村长还不满意，他也不知怎么办好了。成说得言辞恳切，情绪也有些激动，“村长，我知道您很了不起，咱井水不犯河水还不行吗！”

村长不但不为成的话所动，他仿佛看透了成虚弱的本质，对成更加蔑视地说：“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井水不犯河水，你是井水还是河水？我看你什么也不是，连尿水也说不上。我这话你服不服？”

这回村长把成彻底伤害了，成的脸霎时变得惨白。但是成笑了，他说：“我服。”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村长喝过酒骑车从外面回来，刚走到一座桥上，桥头跃起一个蒙面人，从后面一记闷棍就把他打得落下车来。村长没有被打昏，他爬起来想弃车跑掉，对面桥头两侧又升起两个蒙面人，迅即把他擒拿住了。村长挣扎着，先问干

什么的，又说有话好说。一个蒙面人说，跟他借点钱花。村长说带的钱不多，遂让人把身上的钱全掏走了。蒙面人说：“这点钱够干什么的，还不够喝一顿酒，这样吧，借你一只耳朵做个下酒菜吧！”

村长想把耳朵捂住，无奈他的双手都被人扭在身后，动弹不得，只觉耳根一凉，耳朵就下来了。割他耳朵的人说是下酒，却甩手扔到桥下去了。村长暗想不好，这是遇上土匪了，身上不由得筛起糠来。他乞求饶命。

蒙面人指定了一个日期和一个钱数儿，命他按时如数儿把钱送到这座桥下，否则真的要他的命。

村长很乖，到了那天夜里，果然把钱装进一只旧提兜儿里送到桥下去了。办案的人四下里枪口大张着，单等取钱的人一出现，就包抄过去。可他们等了一夜，也不见可疑目标出现。天亮时出现了一只肥狗，狗把装钱的提兜儿嗅了嗅，毫不客气地叼走了。办案人员觉得大有希望，便跟狗追击，一直追到村长家去了。原来狗是村长家豢养的。

第二天夜里，蒙面人一径到村长家去了，他们埋怨村长不够意思，提兜儿里塞了废报纸不说，桥周围还埋伏下八杆快枪。他们命村长交出真钱，临走顺便抠去了村长眼洞里的两个珠子，把村长疼得哇哇大叫。

村长这个案未能破，好多案都未能破。两省交界之地，官家人互相推诿，都不想多管闲事。或者那方抓人，被抓的人跑到这边来了；这方抓人，那方反把人保了起来。加之民风强悍，这地方有史以来就以土匪窝子著称。如同有的地方产好稻米，有的地方出好羊皮，这地方却盛产土匪。这里地方志大事所记，不是某

个匪首聚众起义，就是某个村寨被群匪攻破，杀得鸡犬不留。到了现时，宣传方面称土匪为旧时现象，已被根除，明显的土匪行为，被蒙面歹徒、不法分子作案等新的说法所代替。当地人不管这些，他们还是习惯说土匪，说东边起土匪了，西边也起土匪了。他们说及土匪的事并不惊慌，只是显得有些兴奋，仿佛起土匪会给官家添点小麻烦，与一般平民关系不大。他们乐意传播这些事，连两个互不相识的人走碰面，其中一人知道新发生的匪案，也会向另一个人打个招呼，把所见所闻讲给对方听。他们讲时难免夸张些，但所讲事实必有出处，绝不至凭空制造。如近日南边国道上发生一起土匪短路劫汽车大案，很快就传开了，据说车上的东西被抢光，司机和一个跟车人也被打死，扔在路基下的庄稼地里。许多人闻讯都跑去现场看究竟，果然，汽车还停在大道上，死人也死得透透的。大家看汽车看死人，热闹得像得了大戏，把庄稼踏坏不少。

村长被人挖了眼，但威风还在。他让人给制了一根很结实的探路棍，探探摸摸，照样在村里各处走动。他走到哪里，哪里的人就悄悄躲开了。鸡和狗也躲开了。一日，村长摸到成家去了，一进院子就高声问成在家吗。

成说在家。

村长说：“我知道你在家。”

村长命成给他打了个座，他摸索着坐定，把棍子抱在怀里，让成在他对面坐下来，他今天要跟成好好谈谈。

成不坐，也不说话，他看着村长。村长的眼珠没了，就把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堆，想做一个笑的姿态，样子越发恶毒得可笑。村长向成伸了一下手臂，像是招呼成离他近一些，又像是测量一